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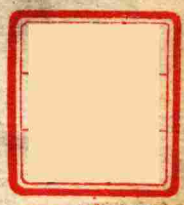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樂 城 集

(四)

蘇 轍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藥 城 集

(四)

蘇 轍 撰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 欒城集卷第十七

## 賦八首

### 巫山賦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嵯峨。雲孤興其勃勃兮。北風慨其揚波。山嶽峯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蹊遂蕪滅而不可陟兮。玄猿黃鵠四顧而鳴悲。覽松柏之青青兮。紛其若江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橈雲之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峯。其下叢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斂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怳然而有所懷。儼峨峨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之絕嶮兮。獨立千載而不下。願追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千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可以朝求而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兮。相氛氣之參差。惟神女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以爲神。湛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乎世之人。朝雲蔚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俄爲鳥而騰去。忽然而爲人兮。佩玉鏘以琅琅。愛江流之清波兮。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尙不可執以置罟。高丘深其蒼蒼兮。悅誰識其有無。

### 屈原廟賦

淒涼兮秣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兮。復誰似。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醑。吁嗟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之溪。鼓桂楫兮。蘭爲舟。橫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

舜之牆兮。繚九周。中有長遂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爲輪兮。斲冰以爲之軸。伯翳俯以御馬兮。皋陶爲予參乘。慘然愍予之強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丘兮。紛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爲予而歎歎。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析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卽而不救兮。夫子舍是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予豈如彼婦兮。夫不仁而出訴。慘默默予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爲處。予惟樂夫揖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子使予昌言。言出而無忌兮。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旣死而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孰知予此歎。忽友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頽垣。

缸硯賦并敘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酒缸爲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爲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爲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胸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爲是。其始也生乎黃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銳而腹皤。長頸而巨口。舖糟啜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膚密理解。偶與物鬪。脅漏內稿。棄於路隅。瓦礫所汝。忽然逢人。藥石包裹。不我謂瑕。治以鼎釜。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一爲我形。沃我以水。汗我以煤。處我以几。子旣博物之識。已否。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又不可謂棄也。邪。旣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旣棄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觀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溼。迦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污。模糊彌漫而不得保。子之

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汙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梓拔。諸楮之爛靡。殺身自鬻。求效於此。吐詞如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而喜利。棄溪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

登真興寺樓賦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戶曹。琬同遊真興寺。晚登寺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杳杳飛去。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溯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遽遽兮。曰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特起於蒼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驤。桀嶮峨其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穰穰。若羣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狂章。駢交首以磨頸兮。紛絕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芒芒。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翱翔。裊裊其彌遠兮。聲斷絕而復揚。眇將沒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脩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橫流以浪浪。雲塊軋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賞。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其忘亮。覽川原而思古兮。悅亡弓之遺轍。

超然臺賦并敘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

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螟蝗。逐捕盜賊。廩卹飢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沈於榮辱之海。翫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爲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絜鮮。幸氛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羈與玉弮兮。清醪潔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緜。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澗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嶮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枿於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旣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汎瀾。誠建觀之無不可兮。又有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竦明月乎林端。紛旣醉而相命兮。霜凝澄而跼躅。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旣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丘。或憐而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其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爲草木之性。埋之則腐。養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況能生人乎。余既汨沒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柏爲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爲琥珀。雖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屑而淪之。去其脈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卻老者。因爲之賦。以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閱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兼朽。茲固百草之微細。與衆木之凡陋。雖復效骨革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薄。與時變遷。朝菌無日。螻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他人之足延。乃欲插根莖之么末。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峯崖之顛。顧桑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鐵石。鬚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黃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之蹲伏。類龜鼃之閉蟄。外黝黑以鱗皴。中絜白而純密。上灌莽之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爲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卻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古上。以百歲爲一息。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何食。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華。逮冬而遂。性剛絜而疎直。姿嫵媚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兔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橫斜。穠纖庫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聽然而笑。曰：夫子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朝與竹乎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箚含籀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叢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塉。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旣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以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沍乎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旣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爲。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脫。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況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黃樓賦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



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窳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旣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旣去而民益親。於是卽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壖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海。舞魚龍於瓊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旣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臯衍

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晝阡陌之從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灑  
露。山川開闔。蒼莽十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  
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翺翔。鬼峨相重。激  
水旣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袂。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  
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渌漫。古汴入焉。匯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  
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氛爲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  
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  
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藉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  
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放墟。蓋將問其遺老。旣已灰滅而無  
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旣逝。閱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頽  
然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 欒城集卷第十八

## 辭五首

御風辭題鄭州列子祠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餘冷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蒲以爲履。斲柳以爲屐。富者伐檀以爲輻。袞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履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華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蘆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鳶。後有遊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橫從。不眎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以爲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

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況欲與之逍遙翱翔。放於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上清辭宮在太白山。  
同子瞻作。

帝蕩蕩其無尊兮。居深高乎九關。顧后土之茫昧兮。若世人之觀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曰其下維神姦。山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傷人。屬神媪以九土兮。界海若以九川。時節降以督視兮。下斗鬼之神君。吁嗟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爲神也。朝求兮山顛。夕采兮澗涘。取荷華兮菱實。拾芳蘭兮白芷。鹿伎伎兮來置。魚揖揖兮趨餌。秋風高而稻熟兮。寒泉冽其清泚。爲酒醴以跪酌兮。斲白茅而爲委。嗟天上其何食兮。畏神君之不吾以。進屏息以薦恪兮。退俯偃而仰俟。爲善得福兮。界惡以死。恐懼受賜兮。怠傲獲罪。玉食有不享兮。會潢汗蕨微之不棄。謂神君之不可知兮。何好惡之吾似。跨脩龍之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千騎之飄忽兮。拂長劍其天倚。殞星映於太極兮。霍雲散而風靡。還祕殿之清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之人耳。致吾有以薦誠兮。庶其可得而祀也。

楊樂道龍圖哀辭并敘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時楊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敢願得備數。轍曰。唯。旣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予登制科。公以

諫官爲考官祕開。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也。予見於其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爲樂。蓋予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齒甚長。予甚少。公已貴。予方貧賤。見之輒歡樂笑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蓋公死。士大夫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懷之。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將兵南方。與蠻戰。亦有功。其爲將。能與士卒均勞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處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其稱曰。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將輒爲所昏。嘗於南方以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而不亂。然公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迁。平居遇小事。若不能決。人皆怪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知其中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蓋其謹畏循循者。所以爲勇。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平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爲詩。喜大書。皆可愛。有子一人。生始二歲。將卒。名之曰祖仁。既卒。家無遺財。以故衣斂。仰於官。及其友人以葬。以克養其家。將以七月葬于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以遺其締者。歌之。辭曰。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溫。生年五十六。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貧。平生不爲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爲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無憾。而人爲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家有弱子。恃爾神。

劉凝之屯田哀辭并敘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居劉凝之卒于山之陽。其孤格書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既又識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爲詩使挽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于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爲之。

辭。始予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  
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爲人剛中少容。  
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紬書東觀。以君爲屬。公以直名當世。而  
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  
二十年矣。君亦非久於此者也。旣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  
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其容晬然以溫。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遊心塵  
垢之外。超然無感感之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之。始得道士法。卻五穀。糞聚以爲食。氣  
清而色和。及其沒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  
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絕俗三十餘年。神益彊。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擴達自  
遂。道原不及也。辭曰。

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薇以爲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爲兮。計較得失。以和爲臧。信  
和之可以浮沈而自免兮。彼爲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爲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  
爲父與原之爲子兮。絮廉不撓。冰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  
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潔之難久兮。吾將與凝乎同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并敘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蓋將終焉。元祐元年。始召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得

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爲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卽自引去。得請淮陽。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出涕。夫死生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爲可悲也。子駿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晚節爲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沒將十年。而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頤求予爲挽歌。作楚辭以授之。以爲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內諒直兮外脩。車還軫兮莫予留。築室兮疏流。植榦兮蒔芳。雪積兮中谷。曰予俟兮春陽。春風至兮百鳥鳴。升高禾兮雨亦晴。鳴一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逡巡兮往奔馳。命不可兮奈何。號帝閭兮訴予。予搴木蘭兮茹紫芝。子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裴回。莫之飽兮不飢。游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執違。心不滅兮亭亭。倚嵩少兮長歎。

詩六首

太白山祈雨詞

同子瞻作

田漫漫。耕挹挹。拔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遠。苗不穗。莠不米。哀將飢兮。山巖巖。奠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莠稷黍。求旣多。訴不已。猶我許兮。山爲灰。石爲炭。水泉沸。百草爛。神予我。旱奪之。孰爲是。驕不威。尙可弛兮。雷馮空。雨騰淵。誅孽妖。反豐年。顧千里。瞬三日。神在堂。龍爲役。是何惜兮。雨旣止。百穀復。築場壤。治困匱。爲酒醴。伐豚羔。舞長袖。擊鳴鼉。匪以報兮。

舜泉詩并敘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東方之人多稱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幾歲。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荐登。泉始復發。民驩曰。舜其尙顧我哉。泉之始發。滌爲二池。曬爲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不被焉。灌漑播灑。蒲蓮魚鼈。其利滋大。因爲詩。使祠者歌之。詩曰。

歷山崑崑。虞舜宅焉。虞舜徂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其物在泉。神不可親。德用不知。有冽斯泉。下民是祇。泉流無疆。有永我思。源發于山。匯于北河。播于中塗。匯爲澄波。有鼈與魚。有菱與荷。蒞毒是洩。汗濁以流。埃壙消亡。風火滅收。叢木敷榮。勞者所休。誰爲旱災。靡物不傷。天地耗竭。泉亦淪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時雨旣澍。百穀旣登。有流泫然。彌坎而升。溝洫滿盈。鰕鮓沸騰。匪泉實來。帝實顧余。執其羔豚。蘋藻是蒞。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劍石銘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六寸。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試劍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爲彭城守。弟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爲剖。夜斷長蛇。旦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



歛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頽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巋然斯石。不尙有舊。鳳味石硯銘。

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味。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子瞻方爲易傳。日効於前。與有功焉。爲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玄之靈。穎之賊。涵清泉。閔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祕藏。與有力。非相待。誰爲出。

### 頌二首

####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并敘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嶽思大本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卽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旣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眞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聽作禮涕泣而罷。聰住高安聖壽禪院。予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亦無以告子。子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

道不可告。告卽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恆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首陳。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虛妄。無有失性。熟爲不等。等爲一空。尙無平等。何處復有不平等者。遍觀萬物。無等不等。是謂真實平等法已。

# 欒城集卷第十九

## 新論三首

###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買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柏。梧。檟。叢。莽。樸。檉。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俛俛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

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尙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墜。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

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苻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爲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爲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虞舜。其次爲魯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主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

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窄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惟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因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

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買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帥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

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  
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  
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  
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旣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  
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  
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  
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  
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強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疎。  
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疎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  
爲治之地旣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 欒城集卷第二十

## 策問三十五首

###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爲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久者。其道何。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爲勞。以車卽戰。丘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爲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爲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卻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于篇。朕將覽焉。

###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爲方田。采府衛之遺意。以爲鄉兵。舉黜陟之墜典。以爲考課矣。然而爲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爲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爲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爲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

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爲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己者雖善不從。同己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具。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爲足矣。是以間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旣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爲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爲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己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爲不若三代。此豈誠不若耶。爲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

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才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爲官。夫豈不甚病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彷彿繼起。則天下之官。爲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維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爲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伏。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絜不屑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爲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爲周公之書。或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爲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爲井田。而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害。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爲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

知者一也。五家爲比。比有比長。五比爲閭。閭有閭胥。四閭爲族。族有族師。五族爲黨。黨有黨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爲伍長。閭胥爲兩司馬。族師爲卒長。黨正爲族師。州長爲師帥。卿爲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爲兵。一人爲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問學者莫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胥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爲孔子急於行道而爲此。夫孔子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致於仕魯爲司寇。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爲淺矣。膳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爲也。或曰。膳肉不至。仲尼以爲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爲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所宜辨之。

問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尙。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尙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尙。然則今世之所尙者。其以爲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爲忠也。以爲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熾於天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爲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尙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說。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賢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翱翔。以寬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強困躓。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遠。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兩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握之而自以爲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寬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供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問。茶之有權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爲權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權。然江淮

之間。以私荼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權。以稅爲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供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權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權而爲稅。今欲復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變治鐘磬。羲和治曆。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爲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旣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鐘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有能辦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爲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爲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權酒酤。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帥。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類。地多於唐。費用不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未覩夫兵少之爲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饗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兼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爲。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爲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摭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

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在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問。周官三百六十。所以治王之畿內者。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該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羨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聞三代之舊典。竊以爲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內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于篇。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耰錢鏹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疎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疎之兵。而民以爲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且暮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其所以勤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得失之辨。其詳著于篇。



問。古者爲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少。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買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豈同道者哉。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訟言攻之。嫉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問。漢武帝攘卻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爲強。唐太宗誅滅胡虜。兵不折北。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爲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并。然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征玁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問。河之爲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壅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乃不爲害。此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說。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

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師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已來。采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眚災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求。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帝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宄不禁。刑之不能正。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玩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并。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由。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然自漢氏絕而復興。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說。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棄。漫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久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慨然深憾。遺墜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它書。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伸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駕。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廷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混略蘭會。大功既遂。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以心馳於燕薊之兆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爲良農也。能獲而能烹。所以爲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唐漢之間。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旣爲之正。又爲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

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又曰。奇亦爲正之正。而正亦爲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爲一陣。歟。將離爲二陣。歟。學者所宜辨之。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饗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實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說。

# 欒城集卷第二十一

## 書一首

上皇帝書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驚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

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寐。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飢。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某年之前。而能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

思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望。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慙亂。慙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

之不勝其多也。設驗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絮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乎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綬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



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當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世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

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

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調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

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乃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

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實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旣強。天

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其舡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舡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嘗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願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

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屬。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

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 欒城集卷第二十二

## 書十首

###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

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

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眞病。而死之非眞死也。它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旣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訟。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輟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宜輟再拜。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峭暱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白三

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概見。於此觀其略可也。

###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且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榱。小者以爲桶。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藁莽。芟夷厥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魚師。結網聚餌。左強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蛟蛇。熊羆虎豹之皮毛。龜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類玼磊落的。噫。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夏。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遂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邾巽孔忠公西輿公西蒧。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揚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棘棘茨。蹊隧滅絕。求

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羨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己之得之也。轍  
 嘗怪古之聖人。旣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  
 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  
 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  
 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於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贛。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  
 燕樂之際。極歎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  
 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歎。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  
 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  
 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惟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  
 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校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  
 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  
 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待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  
 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  
 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

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閒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尙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闔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知其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趨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絜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仄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若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甚。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既而問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愴然以清。追慕古



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爲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斂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又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應掾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卽此詩是耶。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略相若也。子瞻旣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諷咏終日。譬如新病。暗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尙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

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轍啓。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爲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耜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冥足。況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謂蓋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管其故。遽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旣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

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輟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載越。



# 欒城集卷第二十三

## 記九首

### 筠州聖祖殿記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以爲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爲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達禮。承命不獨。因仍故宮。卽其東廡。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逍遙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眈眈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祇肅。臣輒適以譴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爲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爲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旒節。巍巍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敬。東廡西嚮。誰皆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

九峯之杉。逍遙之枿。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左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儼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幸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茫。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響。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二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旣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苟而民肅。賦彼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

蔡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鬪訟簡少。盜賊希闊。外無蠻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饋餉之勞。爲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爲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它路爲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爲富。雖急而可以爲佚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內。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并於畿內。自某某若干州爲南。自某某若干州爲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旣而爲轉運判官。復爲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實功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齊州灤源石橋記

灤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爲堙。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而爲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爲橋害。請爲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爲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廩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



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爲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之。知歷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壅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蘇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卹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胤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充代胤。誨之織屨。此四人者。非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盼盼相視。不能以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郃之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屨。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優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問其所欲。爲。咸曰。吾郡旣庶。且

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宮室。貌象。庫陋廢圯。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勩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甃緻密。爲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耆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之疎闊。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粳稻。竹箭。榿。柟。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旣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聞獨取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它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焉。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黃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峰有虔。五峰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旣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

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爲予安。而流徙之不爲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齊疊不勸。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斲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嶮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一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眞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

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卽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錢嶮壘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有叩而應。時止而止。非辯非訥。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我亦如是。



# 欒城集卷第二十四

## 記九首

###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錫州鹽酒稅。未至。大雨。錫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漕。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圯缺。關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尙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錫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

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學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不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濟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翫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花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囿。沈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旣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沈京師。旣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遺驚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旣發。合而爲一。汪洋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

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能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驚。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

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旣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旣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

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岷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五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闕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灤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

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二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列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歎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遙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爲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能觀之。不知其既老之爲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粹然。以溫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煒煒。談笑於廊廟。而之所以爲公者。漠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間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節。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汨沒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爲記。



# 樂城集卷第二十五

## 墓表銘四首

### 伯父墓表

蘇氏自唐始家于眉。閱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爲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旣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爲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爲稱首。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果。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尙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詭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閱所爲文。嘆其工。曰。子弟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爲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絕。爲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監。未幾。移鳳州司法。王蒙正爲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蒙正嘗薦公于朝。復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爲永康錄事參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雍丘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苦告。府遣吏治之。閱數

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冤。夏人犯邊，府當市民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鄆陵。始至，散蠶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皆訴之，捕得。公閱其窮而爲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閩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雖爲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閩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留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閩人惱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爲之備，而時率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爲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爲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于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爲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祥符令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溫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公嘗出見一婦人，弊衣負米，顧曰：此蘇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戶曹女，流落爲人婢，因泣下。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爲府中掾，公帥寮舊嫁之，罷



知衡州。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公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尙何視他人。必此爲姦。訊之而伏。佗日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爲神。還知澧水軍。未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牆。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爲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閬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安縣君。公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眉山永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都糧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沒。相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季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憶。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二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既沒。無以葬。善爲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麾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洩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其爲吏。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爲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爲吏師。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既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時記錄。久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公于祀。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于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

遊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輒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它州爲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爲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爲者。力爲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試尙書戶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眞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事仁宗。爲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節。事不苟隨。朝廷賴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蚤歲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參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際。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爲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太夫人。亦賢婦人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及而薨。及文忠公貶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始韓國太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居小邑。安于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溫。

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爲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人輒被顧問。遇事陰有所補，嘗待班於廊下，內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既歸老穎上，慈聖嘗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入禁中者，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既薨，夫人不御珠翠羅紈，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產，事決於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侍從，登二府，既薨，盛衰之變備矣，而其出入豐約，皆有常度。以韓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己大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容止雖溫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將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也。」比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於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忠之塋。夫人始以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八遷爲仁壽郡夫人，復以其子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少府監丞，奕，故光祿寺丞，監陳州糧料院，棐，朝散郎，尙書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郎，監澶州河北酒稅，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孫男六人，懋，陝州司戶參軍，憲，新授滑州章城縣主簿，恕，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愬，並假承務郎。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蘇京，次適承事郎元耆弼，次適許州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郎王徽，次適承務郎王景文，次許嫁承務郎蘇迨，次尙幼。適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孫二人，延世，奉世，若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轍少獲知於文忠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游，知夫人平生爲詳。

而子業復以狀求銘。銘曰。簡肅之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既成其夫。亦遺其子。白髮素襦。動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之間。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懾不疑。問誰使然。簡肅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与存。

全禪塔師銘

黃檗斷際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洛陽王氏子也。生而不食葷血。父母異之。使事其舅廣愛。演師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歷壽春。受華嚴清涼說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能爲其徒講。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道師。乃棄其舊學。渡江而南。始從甘露夫禪師。茫無所見。復從棲賢秀禪師。秀勇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不能入。深自悔咎。至昭惡食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洞山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珍寶皆吾有也。文喜曰。汝得之矣。自是言語偈頌。發如涌泉。不學而得。高安太守請師住石臺清涼。已而徙居黃檗。師爲人直而淳信。不飾外事。元豐三年。眉山蘇轍以罪謫高安。師一見曰。君靜而惠。可以學道。轍以事不能入山。師每來見。輒語終日不去。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見我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起矣。君無忘道。異時見我。無相忘也。既而病良愈。還居山中。七年。轍蒙恩移績溪。令十一月將西行。意師必來別我。師遂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衆訣。歸而趺坐。欲化。衆強之臥。遂臥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煖香輒。凡十五日而茶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十九臘三十。明年二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斷際塔之

右其友人聽禪師與其徒思聰皆以書來續溪曰師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爲信請爲銘其塔而刻諸石爲之銘曰

偉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去狂惑譬如衣中珠一見不復失假令墮塗泥以至大火坑珠性常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可師皆不免厄死而況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常受我今爲師說智者不當疑

### 閑禪師碑

閑禪師者臨濟玄公九世法孫而黃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爲高弟南每嘆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旣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熙寧年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朞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訖趺坐以偈告衆以將入滅遂泊然而化旣化神色不變鬚髮髯而復出廬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稟師遺言閣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覺而有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長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開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於閑師願

爲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續溪。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臥。念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卽睡。夢有告者曰。如閑師復何疑耶。疑疾病矣。余聞之。矍然。卽於夢中作數百言。詞甚雋偉。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爲之碑。而系之以偈曰。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或坐微塵裏。而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刹。或於見在土。遍見一切土。彼此無壞相。或於見在上。直上忉利宮。人天相還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皆化爲黃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爲酥酪。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劫。而演爲十劫。或遠取百劫。而促爲一劫。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閑師得正眼。久爲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諸法事。顏色不動搖。爪髮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凝然不解散。益薪助以油。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發瓦折大木。煙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寶珠。精色如真金。其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爲疑。我昔忝聞道。亦不免斯惑。病中夢訶者。閑師事何疑。有疑卽是病。不當作是見。夢中悔謝客。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已覺不能記。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復以告瑛師。刻石示學人。

傳二首

孟德傳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旣爲兵。不獲如志。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懸以入山。自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卹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麤。旣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眼。漉。

無所不至。旣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飢。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爲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則止而坐。逡巡引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爲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爲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稱病。得除兵籍爲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它異能。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面。顏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強者見笑。未有特立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也。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旣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執視久之。至以首觚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豬狗類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子瞻題。

丐者趙生傳

高安丐者趙生。弊衣蓬髮。未嘗沐浴。好飲酒。醉輒毆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澆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于此。予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它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予曰。養氣請從生說爲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然。亦嘗夢先公乎。予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揚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死無能爲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與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居興國。畜駿驥。爲驃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沂江將謁公黃州。至崇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爲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揜。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趙生。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真人也。道書屍假之下者。留腳一骨。生豈假者耶。

敍三首

類篇敍 范景仁侍讀託譏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旣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書成。以爲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爲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於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爲政。登龜取龜。攻鼻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爲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爲類篇。以說文爲本。而其例有八。一曰。槩槻同部。而啞啻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

曰。天一在年。一在眞。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草。疹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霧。古氣類也。而今附雨。訖。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眞者。皆從古也。六曰。一先之附天。一生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爲玉。朋之爲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品。白之加燭。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惟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古今家誡敍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之。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

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陽蘇轍敘。

洞山文長老語錄敘

水流於地。發爲草木。鹹酸甘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爲飲食。飯糲羹蔬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爲千萬。千萬爲一。皆心法爾。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臥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嘿無說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旣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旣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穠纖長短。無一不可。譬如大海。溼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遍洲浦。無一不到。觀者眩曜。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禪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予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旣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 欒城集卷第二十六

## 祭文一十七首

### 祭歐陽少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子。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嘆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鍾。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棘。斥棄羹臠。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謀。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羣疑相脞。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談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毫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穎則隣。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

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強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思。豈無它人。君則廉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章。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滿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幡絳素車。歸安故丘。嗚呼哀哉。尙饗。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維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姓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永嘉郡夫人馬氏之靈。惟夫人毓德大宗。作配仁人。富貴顯榮。居之若無。寬裕慈祥。終身不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啓手卽化。容如平生。登證妙果。古人是似。歲月遷逝。歸全南野。君子在位。嗣子在列。都人出祖。歎歎歎息。軾與弟轍。皆遊門下。義均親戚。令德懿行。夙所聞知。恭致祀奠。禮薄誠至。尙饗。

祭王號州伯賦文

年月日具官某與弟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號州使君伯敷朝散親家翁之靈。賦官吳中。昔始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衆目睢盱。更笑迭瞋。君在其閒。乃獨不然。危弦急張。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都。轍適在是。簿書之間。往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謹吁。夜飲不歸。月墮城隅。閒屏僕夫。與我深言。今昔之故。君何不聞。指後將然。已而信然。見遠識微。我不如君。我遷于南。一往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號之行。過我都城。慨然憂世。不憂死生。訃來自西。驚但不信。車過城東。往奠不辰。追懷平生。哭于寢門。瀆酒束脯。以寄酸辛。嗚呼哀哉。尙饗。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惟靈祇服圖史。肅恭蘋蘩。擢芳江漢之濱。齊聲尹媯之盛。篤生賢子。揚于帝廷。北扉代言。訓誥如古。南宮庀職。賓旅有儀。聯袂以朝。列鼎而養。織履以就。方進。豈惟古人。剪髮以成。陶公復見。南國。耄期不亂。子孫滿前。福祿所鍾。方期永世。喜懼相繼。入吊於廬。今者丹旆告行。靈舟將啓。僚舊之故。肴醴式陳。魂而有知。嘉此誠意。尙饗。

祭曹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呵。相揖于輿。莫復遑它。伯氏之南。見公符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逮伯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可跋而望。有饋豚羔。報之醪漿。始於朋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我夢皎然。有告不祥。凶訃在門。凄絕肝腸。諸子纍纍。匍匐哀荒。

公嗜讀書。瞻于文詞。亦達于政。實惟吏師。惟人莫知。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寢門。兄在禮園。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尙饗。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爲。屣屣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逐。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跪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蠹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爲臣。開門接士。不怨不憤。羣枉旣消。衆屈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融。有不盡志。嵩隗之間。穎漢之測。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願惟平生。篤志鍾律。旣成旣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于門。曾患之不卹。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尙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蘇轍。具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官韓公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疎。長育成材。公志不殊。譬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旣苗



且實物自函徐。究觀厥成。功在于初。公之事君。社稷是爲。允有膺力。以執大器。旣安且平。物賴其賜。豈惟吾儕。有祿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遄邁。蒼然墓木。過者垂涕。轍與君錫。偕使于遠。駟車往來。實出其郊。顧瞻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于朝。觴豆甚微。懷想則勞。且謁且辭。裴回奈何。尙饗。

### 祭姪林文

年月日。從叔某。以肴酒之奠。祭于亡姪十六郎之靈。嗚呼。小宗之傳。五世於是。甚謹而信。孔孝而悌。旣冠而孤。方壯而死。何辜于天。至此極也。昔我來東。特爾於斯。憂樂相知。有無相資。千里故鄉。相視忘歸。奈何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原而溫。上爾先君。下爾弟昆。一畝之丘。三人終焉。弱子僅存。始行而言。自今以往。見此而已。予撫予育。曰此汝後。庶幾鬼神。憐汝無罪。畀之壽考。以繼家事。嗚呼哀哉。尙饗。

###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丈裕侍郎文

惟公擢秀齊魯。朴厚忠良。自下升高。勤勞四方。操行之堅。老而益強。蒼眉皓髯。邦家之光。旣謝於朝。偃息帝鄉。高風凜然。公卿是望。于何不淑。震悼周行。喪歸于東。邦人慨慷。肅之於公。朋好有年。繾綣王事。出入周旋。孰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壯。交遊滿前。俯仰幾何。凋落紛然。富貴壽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無一焉。公今安歸。來舉豆籩。尙饗。

###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豐元年。歲次戊午。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太子賓客贈工部侍郎李公之靈。世稱至治。咸平景德。士生其間。端良純一。公進以文。而以德稱。不介不隨。自然靜深。推以

予人恕而多矜。下御吏民。如恐不勝。晚登朝廷。逡巡自得。獨立不競。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識者歎息。歸老灘陽。環堵而終。更三十年。乃葬元豐。世遠人亡。誰復知公。反兆東圻。祖奠有時。訊銘考行。則猶可知。沒而不亡。雖久何悲。嗚呼公乎。今世之師。尙饗。

代南京留守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鵲巢之風。久矣其亡。有德斯潛。亦燭于鄉。宜其家人。退食廟堂。壽考而終。令問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某守土于茲。襄事告時。尊德以教。惟吏之宜。生有邑膳。沒有廟祠。今則不能。念昔行之。致是非薄。惟愧矣夫。尙饗。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嗚呼。公材甚長。無適不宜。公氣孔堅。勇而敢爲。厥初磐柏。亦躡不顯。守邊西方。鋒穎乃見。聲聞于朝。遂付兵樞。剔朽鉏荒。許之馳驅。有志不從。疾病支離。中道不行。舉扶而歸。嗟我與公。少年相親。鄉黨之遊。繼以昏姻。我老厭事。求歸不能。公敏而強。力罔不任。謂當敷施。慰我友朋。奈何不淑。棄我而先。遺奠有時。泗涕何言。誰實使之。要以問天。嗚呼哀哉。尙饗。

代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喜韜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疆。列鼎而食。豐功偉烈。震耀當年。絳纛朱轡。留連列郡。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沒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仕。母老在堂。百口有藜藿之憂。十年爲夢寐之頃。士夫殞涕。道路興嗟。某比綴末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涕泣長辭。攀望靈車。寄哀薄奠。伏惟尙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短長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闔略細行。從軍西方。睥睨隣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樞。斥就南屏。磐柏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謂當再駕。沒齒馳騁。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饘粥誰省。盛衰奄忽。驚怛羣德。惟公晚年。自謂見性。死生變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奠一觴。孰爲悲哽。尙饗。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于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惇惇。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遘反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幹旋。事禁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計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穉。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旣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尙饗。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惟靈淵源深長。才質純茂。出從仕籍。有聞搢紳。若穎方興。秀而未實。寵祿將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時。出祖

于道尊親之愛。感念則深。同列增喜。行路興歎。精誠未泯。來舉一觴。嗚呼尙饗。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年月日具官張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太昊之神。嗚呼日官底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上心震懼。側身修德。誕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罔不咸秩。惟神聰明。照鑒誠忱。消復大眚。導迎和氣。俾我有邦。享天之衷。民物康阜。以永保神之休。無斃尙饗。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某來守是邦。于今未幾。恭承嘉惠。卽工南服。自初始至。逮茲解去。雨暘時若。災厲不起。豈某之能。繫神之功。風俗淳厚。獄訟稀少。豈某之教。繫神之舊。獲免罪戾。敢忘大賜。誠薦俎豆。匪以報也。尙饗。右辭太昊廟。某奮自諸生。列位近侍。凡出守之地。雖驚不才。所至輒繕其學官。修其禮物。見其學士大夫。教其子弟。庶幾有成。以無忘夫子之業。及來是邦。獲再執幣爵。以見於廷。慨然顧瞻。思繼前志。而詔書來被。移殿南服。將以是月甲子。有事於行。登薦菲薄。惟告不敏。尙饗。右辭孔子廟。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風雲。播灑甘澤。膏潤下土。今茲歷時不雨。麥不得種。饑饉既至。疫癘將起。守土之吏。知任其憂。而不知所爲。神能仁愛斯民。又能作爲雨雪。以生育萬物。是以敢告。苟克有應。嘉雪時降。以寬吏民之憂。敢不有以報也。尙饗。右禱龍洞。

某攝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菽粟不登。麥不得種。秋田既耕。種不入土。公私匱竭。食將不繼。官吏震懼。並走祠聖。精誠不格。報不時至。暴風振揚。雲合輒解。嗷嗷相視。知殞溝壑。粵茲耆艾。稽首來告。曰：維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雲興膚寸。實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棄遺。神不遺我。我則不告。是用祇具牲酒。請命有神。吏之不處。無所逃罪。民知歸神。神豈棄之。茲誠不妄。甘雨時至。迨秋有成。民免於死。將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永事神。無斃。尙饗。右禱太山。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代子瞻

熙寧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蘇某。謹以清酒少牢之奠。告于漢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麥爲命。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種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饑。菽粟滿野。淫雨爲害。豐沛庫下。鞠爲滌澤。暑雨方作。晴未可覲。雨暘之間。死生係之。吏民相視。無所控告。惟神奮自茲土。埽滅強暴。雖宅闕輔。實懷故鄉。俯仰千歲。遺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卹。驅除陰雲。導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改種秋稼。民實望之道。民之言。徵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尙饗。

南京祈禱文七首

熙寧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謹告于某神。曰：今茲禾稷將登。銍艾滿野。陰雨爲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橫至。民貧無食。恃穫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兩并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乏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乞晴于爾有神。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咸莪。民免於飢。吏免於罪。則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九月甲戌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神曰民能盡力於耕而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爲也幹旋陰陽開闢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況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雨病告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穫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貺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潔芳肴蔌備具匪以爲報惟致其意也尙饗

十二月己亥某官某謹以酒果之奠告于某神宋維大都兵食夥繁一歲之奉仰于諸藩自河爲災千里汗漫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迄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干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尙饗

元豐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句芒之神木氣旣應田事將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體仁司春發生萬物時節風雨祐我農夫苟東作順敍將終歲允賴邦有盛典敢率以告尙饗

二月己未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修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誠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倉廩莫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尙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尙饗

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饑盜賊煩興囹圄填充粵自茲夏農穫六七流亡旣去桴鼓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橫潰荏菽禾黍鞠爲汗澤秋氣方始田可更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復藝則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毋有厭敷尙饗

七月五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乃者暑雨荐至。溝澮滿盈。淤田棄水。相繼爲虐。秋稼滿野。淪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曾未旋踵。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爲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尙驅除陰沴。以終大賜。尙饗。

績溪謁城隍文

某以不才。忝臨民社。謹因舊禮。拜謁祠下。神仁愛民。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時節風雨。驅除癘疫。以佑相我治。謹告。

謁孔子廟文

某結髮學問。今始爲邑。無由之政事而治蒲。無偃之文學而治武城。進謁祠下。惟愧惟栗。謹告。

祭靈惠汪公文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承議郎知縣事騎都尉蘇轍。謹遣男造以卮酒特羊致祭于靈惠公汪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廟祀。某來長是邑。卽神舊邦。蒙神之休。雨暘以時。稼穡大熟。賦役畢具。獄訟衰少。才短政拙。何以獲此。意由僥倖。以致疾癘。寒熱爲虐。下逮兒女。更相播染。臥者過半。迄茲瘥損。自夏及秋。中間禱禳。神不厭瀆。卒保康乂。皆神之恩。茲用恭致薄禮。以謝不敏。敢告。驅除瘴癘。時節風氣。使民不告病。而吏與蒙貺。尙饗。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嗚呼。民愚無知。吏怠弗教。鬼神不享。積釐成厲。旱氣充塞。五種失莖。饑饉既至。疾疫將起。禱求百神。寂寥無聞。民既窮瘁。吏亦震恐。各知咎殃。將自洗濯。而神怒未息。膏澤不至。粟粟危懼。無所歸命。敢因舊儀。祇薦誠悃。維皇天后土。靡不覆燾。日月宿耀。靡不臨照。山川岳瀆。靡不容載。哀矜無辜。縱舍有罪。并包含養。與道爲一。祓除妖孽。布導和氣。時播甘雨。以救民命。亦俾我守臣。閒蒙大賜。以寬憂責。

南京祈晴青辭

嗟民之艱。豐歲常少。粵維茲夏。年麥小熟。飢者未飽。而淫雨爲沴。秋稼殄瘁。淪爲塗潦。宿藏將盡。歲計莫續。盜賊將起。狂獄充斥。民之無辜。誰爲此禍。吏實不德。得過於神。胡爲殃民。以重吏愆。今茲歸誠。天地布其腹心。神仁愛人。豈終病之。其尙振揚清風。以逐屏翳。使太陽顯行。后土以乾。民趨于田。旣獲且耕。亦有高廩。以杞以養。吏蒙其賜。不知其報。此亦天地之大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筠州祈雨青辭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幾今歲。五種歲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爲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誠意淺陋。靈貺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謹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尙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賜。



# 欒城集卷第二十七

##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勅具官林希。朕歷選多士。以備左右侍從之臣。股肱之良。槩出於此。爾以文學政事。有聞于時。擢從右史。試以書命。而行己不靖。遽致人言。朕不忍棄才。尙寵以書殿。往洩吳俗。思慎厥終。可。

楊傑知潤州

勅具官某。京口江浙之會。而楊楚方飢。仰食隣境。朕思得良吏。通其有無。以濟民病。爾以冬官屬。積用有聞。而欲自詭。以治民。朕不汝違。其究乃心。以底成效。可。

陳安期屯田郎中

勅具官某。爾以能選。積勞于工正。升之文昌。以勸勤吏。矧司空之屬。農部爲上。爾其益敬厥事。以稱朕意。可。

蔡立知鄂州

勅具官某。武昌握引江漢。勢居上流。古爲重地。非練達政事。不以畀之。以爾久於治民。爲論者所稱。朕將觀爾于事。惟寬而勿弛。明而勿苛。則予汝嘉。可。

盛南仲知衡州

勅具官某。朕進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蓋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爾以世族之後。嘗爲部使者矣。而不閑于家。厥聲達焉。法不可置。往卽南服。尙克循省可。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議大夫

勅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推恩海宇。矧惟耆老之士。蚤隆止足之風。豈無寵嘉。以慰鄉黨可。

虞肇知鼎州

勅具官某。武陵依重湖之深險。據五溪之走集。民夷雜居。剽輕易擾。惟守以安靖。可以言治。爾昔以才舉爲御史屬官。久於牧民。宜在此選。無煩條教。以便遠人可。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勅具官某等。欽誠爲郡。雖有新舊之異。而民夷雜處。不可一以華法治也。田自欽易誠。其習南越之故矣。浩自環慶往。亦知所以治邊之宜。惟寬可以懷遠人。惟廉可以服殊俗。輔以明斷。其罔有不濟。可依前件。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勅。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故政無不修。考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緒。朕兼此二柄。以御羣臣。故雖六事之長。猶寓郎官之秩。具官王存。文雅足以飾吏事。靖重足以鎮國俗。恬於進退。不爲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已重其選矣。有司奏課。并欲以報其勞焉可。

梁惟簡供備庫使

勅。朕惟崇慶日。總萬機。號令所至。澤遍海內。況其左右侍御之臣。朝夕執事之勞。而有不被其賜者乎。坤

成之慶。國有常憲。尙勉忠孝。思報其萬一可。

張瓌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

勅。昔我神考。收攬備良。寘于丞弼。惟茲內史之重。實綜萬幾之繁。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總章大享。百辟在廷。時予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之久。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遂所請。具官某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游刃。輟自西臺之要。付以新鄭之雄。加祕殿之寵名。兼進秩之異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方。朕尙有賴可。

趙君錫太常少卿

勅。太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業。平居無事。若無所爲。至於郊廟社稷之儀。朝廷上下之分。一有六議。罔不責成。昔叔孫通爲東宮傅。以習於闈廟。復命此職。趙宗儒失不任事。由卿而罷爲東宮師。用人之難。蓋自前世。具官某篤於孝悌。居家可紀。敏以從政。臨事不煩。予欲決嫌而明微。蓋有取於靜慎。此官職清而事少。亦將便於老成。往服優恩。勉揚厥職。可。

劉絢太學博士

勅。春秋之廢。於今二十年矣。講者不以爲師。而學者不以爲弟子。孔氏之遺書。而陵遲至是。朕甚閔之。爾能講誦其說。遭棄而不廢。蓋將有見於此者。夫三傳之義。其得之者多矣。附之啖趙。無蔽於一家。庶幾士有考焉。可。

鄧義叔主客郎中

勅國有四方賓旅之事。則主客掌其享燕餼奉之節。其疏數豐殺。皆有常度。遠人於是觀禮。不可以不慎。爾既掌其事矣。以資當遷。其益勉之。以稱其職。可。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勅具官某。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書。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均徭薄斂。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勅具官某。揚楚春旱。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犴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間起爾於山陽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督眎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可。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勅具官某等。漢郎官出宰百里。今部使者入治諸司。其爲輕重異矣。朕於是考察多士。近而觀其不煩。遠而觀其不惰。庶幾有得。以待任使。以汝等久於吳越。優有善狀。故使紘治子廩。古治子工。其益敬厥事。以底成績。可。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待御史

勅具官某。朕方共默不言。責成於有司。正賴耳目之官。別白忠邪。論辨得失。言而中理。則予汝嘉。不幸而失。予不汝咎。爾爲御史。期年於此矣。察其所爲。忠愍不回。以次而遷。庶盡其用。爾其深誠。朕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安意肆志。無掉後害可。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勅。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敍勤勞。貴賤無間。矧夫內與六官之長。外總連帥之權。均計大之贏。虛司隣邦之動靜。歷年應格。稽法當遷。有司以言。朕何敢後。具官李常。奮由疏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綱目其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干城四方。安靜不擾。咸以侍從之選。而膺股肱之良。雖尺寸以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愍於久勞。可。

徐彥孚澶州通判

勅具官某。河徙而西。則澶淵非復昔日之舊。然國門之壯。兵屯倉粟。猶甲於它郡。大臣言爾可用。往丞守事。勉竭才力。以安我股肱之名郡。可。

章惇知揚州

勅。樞臣之長。出居列郡。汝海之地。僻在連山。逸焉鄉黨之遐。疑失親庭之便。朕方以孝治天下。德緩臣鄰。宜推茂恩。俾易近地。具官某。蚤以文詞中選。拔出於衆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遇於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年。比緣議論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綽有安靖之風。臥而治民。不失緩懷之體。眷楊楚之重地。據吳越之通途。仰足以分子。予南顧之憂。俛足以慰爾思歸之願。體朕至意。勉於裕民。可。

邢恕知汝州

勅具官某觀過而知其仁。君子與之。爾有志於時。而不知力之不逮。以陷於過。徐察其中。蓋有足矜者。臨汝古郡。民朴而事簡。可以自養。益務修省。不汝終棄。可。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勅大河西流。汎溢千里。河朔之民。以蒲葦爲生。與魚鼈同居。朕中食而歎。思得明習水事之人。而與謀之。具官某老於從政。才力有餘。出入兩河間。知其得失久矣。水官之職。爾實宜之。楊焉王延世之功。朕有望焉。可。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勅具官某等治國如烹小鮮。涖官如製美錦。以煩手烹魚。則魚必潰。使學者製錦。則錦必傷。朕知斯民之艱難。擇人而養之。閱閱焉。若將不及。以爾荀龍典刑舊德。習於爲政。以爾孝純家世循吏。屢典大邦。澶淵無隸。皆河朔之要。擇以付爾。其益勉之。朝夕無怠。以深副吾望。可依前件。

郭達自致仕起知潞州

勅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鼙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某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青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可。

何正臣知梓州

勅東蜀地嶮而民貧。不如西蜀之厚。而戎瀘被邊。民夷雜居。安之尤難。朕方寬賦役以裕民。正疆場以息衆。連帥之任。宜得其人。具官某。奮自東南。擢居侍從。參議論於臺省。布條教於方州。比自長沙。復臨上黨。出入既久。當識朝廷之心。寄任愈隆。初無遐邇之異。務爲安靖。以慰遠民。可。

孫覽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勅具官某。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爲未足以盡其才也。召而寘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存綱。振之則舉。弛則盡廢。爾昔旣稱治辨矣。勉旣厥心。以觀來效。可。

陶世廷

獨孫弼死於順州

邢選死於盜

各補三班借職

勅陶世廷等。惟乃祖父以身殉職。義不旋踵。寵爾一命。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可依前件。

皇兄令羽磨勘轉遙團

勅具官某。考績之法。一以歲月爲勞。而不以親疎爲異。爾能靖恭於位。積日當遷。以環衛之崇。而加團結之寵。益勉忠孝。無盜無驕。以保祿爵之重。可。

張輔之入內內侍省磨勘轉內殿承制

勅具官某。昔文武之盛。其侍御罔匪正人。今余近習之臣。與縉紳之士。均遇以法。亦無以私恩進者。爾以久勞當遷。往祇厥官。使天下知敍法之公。無內外之異。可。

范鎮可侍讀太一宮使

勅爲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雋。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昔人病之。予何疑者。具官某。文冠多士。有揚雄之遺風。仕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說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予績服之初。日思講議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尙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留所安可。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號州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邠州司戶

勅進士某等。古者舉逸民以懷天下。朕以爾等皆以行義聞於鄉黨。故命之一官。試之行事。其勉於從政。以效聲聞之美。可依前件。

叔諄

先因殺人追官勒停已敘右千牛衛將軍

勅具官某。貴而犯法。義不得宥。過而知改。恩不廢敘。往服恩命。而知義之可畏。庶勉於咎。可。

黃履磨勘改朝請郎

勅漢孝宣帝厲精爲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命。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況積勞之久。於法當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爲方伯。推其所學。施於有政。表賢獎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吏以敘聞。其益勉於裕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

宋彥圖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臧定國轉西頭供奉宮再任縣尉



勅具官某等。疆場之吏。勇者或以致寇。怯者易以納侮。朕方欲慎守四境。以綏靖四夷。求勇怯之中。而有司以爾名聞。各仍舊官。以增新秩。謹修邊政。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勅。邊之宿將。國之干城。處則爲民社之寄。欲其不擾。動則當金鼓之任。貴其知變。兼是二者。實難其人。具官某。世爲將家。久習疆事。持重有守。得將吏之心。善規多權。知敵國之變。鴈門極邊。密邇獯鬻。朕方懷柔遠人。以寧中國。爾其謹守吾圉。示之以信。而裁之以義。適寬猛之中。以稱予意。可依前件。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勅。莊公岳等。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宜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旣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新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刺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險遠。民罹荼鹽苗役之害。罷療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休息。毋廢朕命。可。安前件。

內臣馮景夫人見任文思副使知父以圖樂獻安仁保佑曾得銀帛父亡詐認圖地降一官

勅具官某。以欺得罪。律旣重矣。觀望高下。情尤不可赦也。奪爵一等。益務循省。以蓋其咎。可。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勅具官胡宗哲等。朕惟西南之遠。弛鹽利之害。議茶權之弊。以寬其人矣。惟是役法久而未定。吏緣爲姦。人或告病。夫因事制宜。法不能盡。順民施法。責在守令。宗哲家世公卿。習於吏事。太寧生長蜀漢。知其風

俗。遂漢名郡。皆東西蜀之重地。苟能平心正身。首治繇事。以寬民力。則太守之職舉矣。可。

李挺知唐州

勅具官某。異時爲郡。清心絜己。平政理訟。期爲賢太守矣。朕方變役法之弊。新故紛然。民意未定。京西俗。寡役勞。治之尤難。以爾嘗試爲郡。條教不煩。往宣朕意。勤察貪吏。使民忘繇事之勤。此朕所望於二千石也。可。

崔全通判延州

勅具官某。將帥治邊。以軍政爲重。至於均賦役。平獄訟。實倉廩。郡丞事也。使者以爾才稱。往貳高奴。克勤庶事。以分帥臣之勞。可。

王純通判岷州

勅具官某。朝廷始復洮岷。以其初附。闕其憲令。吏緣是爲姦。政事不舉。今其郡縣日益完矣。居其官者。當以近地爲比。爾以選往。其謹守條約。毋以遠故廢職。可。

姚兕磨勘轉東上開門使

勅具官某。爾以勇氣聞於西垂。奮身稠人。致位通顯。去論功而賞。雖如丘山。不以爲重。考績而遷。差之毫釐。有不能得。國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勤厥官。以靖疆場。可。

丁隲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朕方出滯淹。以修庶政。舉廉退以靖風俗。以爾學以本原。聲聞東南。一時交遊。皆致位通顯。而

循然自守。浮沉管庫。將二十年。不以爲恥。奉常禮樂之地。教化所從出也。因其職事。而施爾舊學。朕將觀焉。可。

### 常安民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吏習於法。而不更治民。閑於論報。而不知爲政。朕疑其未能盡法之變也。爾以經術進。而治縣有聞。考課稱最。往洩承事。庶幾有補於法。可。

### 田子諒湖南運判

勅具官某。天下之治。緩急相矯。常過其中。乃者常爲刻覆之正矣。其弊也。事徒文具。而民受其病。今予欲以寬治民。憂其末流。頽弛而莫振。夫推予意而布之州縣。部使者之事也。公卿言爾才力有餘。試之南方。寬而不弛。察而不苛。則予爾嘉。可。

### 鄭佶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勅具官某等。朕旣平政。以便民。民少安矣。而大河以北。水不潤下。昏墊爲虐。故當今之政。水事爲急。以爾佶管丞水官。綽達有素。以爾安民。屢試民事。治辨見稱。其益講求本原。以積厥職。可。

### 葉康弼知劍州

勅具官某。朕銓綜庶工。獎勵失職。思使中外樂事勸功。相勉以治。昔以選任使者。中以事廢。盤柏不試。普安蜀漢之咽。賓狐之會。地雜。勳衍。民艱於食。性修厥官。以稱恩命。可。

### 謝卿材河北運轉使

自陝漕徒

勅三路之重一也。關中夏秋豐穰，羌人款附，而河朔大水，人民流離，北顧之憂，於是爲急。具官某，強敏而惠，靖重而文，風節之厚，追配古人。踐歷之久，號稱循吏。今河決西流，而堤防未立，民樓丘隴，而播種未期。爾能相壅決之宜，通有無之積，以寬民力，而紓吾憂，此朕所以用爾於北方之意也。可。

蔡卞磨勘朝奉郎

勅朕俾侍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政，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國有成法，非予所私。具官蔡卞，奮由文藝，久踐臺省，欲效才實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勉思古人，以修條教，服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丁恂少府主簿

勅具官某，古者謂少府爲天子私藏，朕爲天下，夫復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供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典籍，法度之事，其講明之，可依前件。

張構再知豐州

勅具官某，爾旣嘗爲九原矣，知其風俗，而習其吏民，治之爲易，使它吏往，雖得賢者，要必久而後治也。使者旣以爾言，勉悉乃心，綏我疆事，可。

呂大防中書侍郎

勅用人先於求舊，爲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獎任勳舊，崇尚寬簡，而慎守典刑，茲予一時股肱之臣，率皆三朝髦儁之選，闕任之意，炳然可知。具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強

敏蚤遇英祖。亟聞直諒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翔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矜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惰媮。追復賦役。而惡夫下吏之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貳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旣開懷以用善。士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可。

劉摯右丞

勅。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某。蚤以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可。

傅堯俞御史中丞

勅。枉直未定。決於繩墨之平。是非相乘。臨以法度之士。比朕纘服之始。羣議紛然。實賴耳目之司。力陳骨鯁之論。逮茲閱歲。浸以成風。然而神明存乎其人。衆正可以無咎。余欲一變至道。尚須多士以寧。具官某。凜然直諒之風。出於豈弟之性。蚤爲御史。議禮不阿。中列諫垣。言政多悟。流落雖久。志氣益堅。俾還侍於燕閒。日有聞於禮義。執法之任。非爾而誰。蓋政無舊新。以便民爲本。人無彼此。以得賢爲先。朕將允執厥中。爾尚不牽于俗可。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強敏之資。達於從政。由病賜告。未老而歸。比於恬養之餘。復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祇服前官。以聽新命。可。

孟永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勅具官某。以醫爲職。生死係焉。不幸而失。豈專其罪。比更大需。其益進厥官。俾精術業。以答恩命。可依前件。

蔡卞知江寧府

勅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號令之意。灼見吏民情僞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早年。才力之優。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徙。百里而近。既助予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答恩寵。可。

王安禮知揚州

勅淮南天下之重鎮也。俗本剽輕。習吳楚之舊。歲仍水旱。有流亡之憂。朕深念其民。尤慎所付。思得朝廷之舊。以殿東南之衝。具官某。吏治有餘。儒雅足用。昔爲京兆。休有治功。其發摘姦伏。明而不苛。其推行惠術。寬而中理。遂領臺轄。以秉國成。方先帝厲精求治之秋。有大臣進賢退姦之助。久於外服。稍易近邦。其克爲朕舉荒政。以惠民。謹追胥以助治。寬我南顧。康此凶年。可。

林希知宣州

勅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吳郡生齒蕃衍。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僑

籍所在。重以親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東南之要。往洩其治。服我異恩。可。

王舜圭

確山縣尉。獲賊二十一人。除左班殿直。

勅具官某。盜發鄰境。而能率衆攻討。殲其徒黨。非恃武力之勝。抑亦智慮有過人者矣。寵以勇爵。以爲能吏之勸。可。

